



本刊头题字：向绍琦

2013年

(第34期)

E—mai: dzrbshzk@126.com

乡间八月 (五章)

温情的存在

当微风传来稻香,翻过八月的门槛,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些温情的存在。

月光下磨镰的人,将镰刀锈蚀的锋刃磨出一些亮光。一些泛白的光斑便悄无声息地攀上高处,将发际的时光摇曳出无可奈何的声响。

翻过八月的山头,一座静默的村庄还在。风雨打磨的额头,谁能数清昨夜不断簌簌掉落的痛觉与怅惘?

推开“吱呀”的木门,朽烂的下方已遮不住斜飘的细雨。透过一孔木缝,一缕消瘦的温情还在。而谁能在冷寂的火塘,找到一星余火失却经年的踪迹?

穿过谷香四溢的庭院,那棵低垂的槐树还在。老朽的树皮不断掉入伤感的泥土,谁能在三五枚泛黄的叶片中,奏响一两句快乐的苦禅?

翻过八月的门槛,什么都还在。可谁能从时光的手中,夺回重新组合它们的机会?

赶早出门的人

赶早出门的人,背篓里即使装满露水,也会被轻快的山风卸掉一部分重量。

比星光更显得神采奕奕的人,一边披衣,一边打开初醒的木门。那时,湾里的雾气开始吹响第三遍集结号,有的已准备散去,有的却还在磨磨蹭蹭地从四处赶来。

其实,更早吹响集结号的,是高亢的鸡鸣,而且最先从罐子坪东边那幢土墙房啄窗而出。哪怕在昨夜,它们被晚归的主人甩下太多的委屈;哪怕在醉人的风中睡过飞快的时辰。

赶早出门的人,眉间挂满睡眠朦胧的星宿。

昨夜喝醉酒的太阳,总是等到这道背影晃痛了眼睛,才急急忙忙地迎头赶上。

村东头

早晨,雀鸟在枝头欢唱,山溪水敲起喜庆的鼓乐。

住村西的舅爷将耳朵醒着。他对准了村东头——

昨夜,走了多年的老伴从那边的山岗回家,松弛的脸庞恢复青春的饱满,身子骨也显得那么地硬朗。

明丽晨光蔓延开来。仿佛就在昨天,村东头的唢呐起得比什么都早,一整夜兴奋未眠的舅爷,望着红盖头般鲜艳

的日头,就像那年期盼着即将娶进家门的新娘。

一个人从哪个方向到来,又向着哪个方向归去?

在这个八月的早晨,舅爷认定了她正在村东头等待出嫁——

坟头草尖那滴露珠,就是她幸福的泪水;屋檐下堆成小山的稻子,就是她丰盛的嫁妆。

软下来的蝉鸣

经过一个夏天的蝉鸣,曾经那么坚硬而顽固,像木匠表叔拉了大半生的锯子,给村庄某个时段贴上亮堂的标签。

现在是农历八月,尽管稻香引燃的空气比先前更加热烈,无处不在的蝉鸣却不得不软下来。没有蝉鸣的日子,木匠表叔也终于弯下苍老的脊背,守着一堆锈蚀的工具,守着黄昏的空茫和沉闷。

其实,比他们活得更耐心的,是院子的那一棵歪脖子槐树。按理,一句稍显尖锐的咳嗽就能惊动它松弛的表皮,可它偏要重新长出不合时宜的嫩叶,偏要经过秋风吹打、冬寒较量,直到又一个春天到来,才不情愿地换掉最后一枚黄叶。

在软下来的蝉鸣身边,木匠表叔不发一言。直到最后一缕阳光消失,黄昏的水渍完全锈蚀两道如出一辙的黯淡眼神。

这么多年

这么多年,一湾寂寞的稻香依然缭绕,一棵苍老的槐树依然矗立。

夜风惊动谨慎的咳嗽,阳光剥开干裂的皱纹。一把倔强的老骨头,刺疼一条从村庄伸向远方的路。

这么多年,他依然记着那些土气的名字,就像有人反复念着他的乳名一样。冬去春回,恋家的燕子年年敲开房门,却无法带回他日渐迢迢的归期。

这么多年,他还记得一堵土墙哪条皱纹更深、哪道忧虑更重;记得风雨吹打的碳灰画,哪幅更显拙朴、哪幅已被带远;记得牛崽顶破的圈门,哪里需要置换、哪里亟待补上;记得火塘上方的铁罐子,哪里质朴如初、哪里先被染上暗红的锈迹……

这么多年,他一直在前途未卜的路上抬头行走、低头流泪;这么多年呵,对一个村庄的爱增添了那么多,对一个村庄的恨也没有减退一分。



《竹林人家》(油画) 王庆善 作

桂花没有艳丽的色彩,没有妖娆的风姿,那淡淡的清香,似有若无,却勾魂摄魄,透骨入髓

“青城阳光”位于著名道教祖庭青城山的东麓,在青城山众多的住宅小区中比较有名。它的出名不在建筑有多高档,庭院有多华美,而在于院内绿化面积大,花木众多。月季、石榴、水仙、腊梅,终年赤橙黄蓝、姹紫嫣红。在众多的花木中,我最爱被誉为“花中月老”的桂花。满院的丹桂、金桂、银桂一株挨着一株,如迎宾的仪仗队,在道旁组成气势磅礴的“桂花墙”。入秋之后,万绿丛中,桂花挂满枝条,黄的,如一串串金子;白的,如一窝窝银子。黄的黄得耀眼,白的白得眩目,秋风起时,桂树摇曳,满院飘香。

桂花既被称为“花中月老”,也有“仙树”的美称。人们爱用“国色天香”一词来形容花的美艳动人。女皇武则天特别厚爱雍容华贵的牡丹,因而“国色”被牡丹拥有;诗人宋之问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的名句流传千古,故人们把“天香”献给了淡雅迷人的桂花。

桂花早在汉代就扬名于世,刘歆撰的《西京杂记》就曾记载上林园里栽着桂花。历代文人墨客对桂花更是不惜笔墨,倾情礼赞。屈原:“援北斗兮酌桂浆,辛夷车兮结桂旗”;王建: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”;张九龄:“兰叶春葳蕤,桂花秋皎洁”;李白:“安知南山

故乡的小河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,是山里人生活的助手,是山里人生命的源泉。现在小河已经完全干涸,人们也因为失去水源纷纷搬到了山外,只有几户人和剩下一些乱石的小河生活在一起

在外多年,故乡常入梦中,特别是那条清澈、美丽的小河,始终让我魂牵梦萦。不知河中可有当年一般的虾蟹?河边可有往昔鲜嫩的野果?更不知小河里是否依然常伴着一大群淘气的山里娃?

故乡的小河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!

还记得,在那清澈见底的小河里,我和小伙伴光着脚丫、挽着裤子、猫着腰,搜寻河里的小鱼小虾。或用透明的脸盆沉入水中,等待鱼虾悠然入瓮;或把小手探入石底,仔细摸索,总会有不小的惊喜!

和摸鱼虾比起来,抓螃蟹似乎更过瘾。我们分工明确,有的拿油、有的拿盐、有的带铁瓢、有的带小桶,趁大人不注意,悄悄溜出家门,在河边汇集,顺着河道逆流而上展开行动。对于那些躲在小石头下的螃蟹,我们分散开来各自去抓;对于那些藏在大石头下的螃蟹,我们则三五个一起,合力慢慢翻开石头,在石头被掀开的瞬间,大螃蟹就会慌乱地横着爬出来。待到抓满小桶,我们就在河边的草地上支起铁瓢、捡来柴火、油炸蟹腿,然后围在一起美美地吃,开心

怀念大黄狗

怀念大黄狗,我自然忆起我的老家。

老家是个好地方。房屋建于一个宽而缓的地带,坐北朝南,屋后是块两三亩的地,屋前是几十级稻田,屋左的斜坡上是一片果林,屋右则是绵延的大山,一片苍翠。立于屋前,可视通数百里,目之穷尽处,是模糊的远山、悠悠的白云。

大黄狗何时来到家,我已记不清楚了。但我记得,我以前每次回老家,它都会老远来接我。

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女朋友回家时,她紧紧地挽住我的臂膀,躲在我身后。而大黄狗从我的两腿间钻了过去,衔住她的腿,并未下口,吓得她尖叫,一下扣住我的肩膀。父母神秘地对我说,这狗认亲,看来这个女子会成为你的媳妇,它是在向她表示亲热。

在一旁的女朋友装作未听见,但在吃饭时,老把还带着不少肉的骨头扔给它。我窃笑,因为这条狗,我居然捕捉到了父母和女朋友的一些想法。

大黄狗是爱热闹的,每次我们哥姐几个加上侄儿侄女一大路回到老家探望父母,它兴奋地摇着尾巴,或嗷嗷直叫,或在人群中间走来跑去,咻咻地打着响鼻。要离家时,侄儿侄女跑在前面,如同燕雀叽叽喳喳地飞离巢穴,大黄狗会追在他们后面很远,然后慢腾腾地从原路返回,没人屋旁的松林,没了声响。

桂,绿叶垂芳根”;梅尧臣:“山榭无青城山的东麓,在青城山众多的住宅小区中比较有名。它的出名不在建筑有多高档,庭院有多华美,而在于院内绿化面积大,花木众多。月季、石榴、水仙、腊梅,终年赤橙黄蓝、姹紫嫣红。在众多的花木中,我最爱被誉为“花中月老”的桂花。满院的丹桂、金桂、银桂一株挨着一株,如迎宾的仪仗队,在道旁组成气势磅礴的“桂花墙”。入秋之后,万绿丛中,桂花挂满枝条,黄的,如一串串金子;白的,如一窝窝银子。黄的黄得耀眼,白的白得眩目,秋风起时,桂树摇曳,满院飘香。

凡人皆有德性,凡花皆有品味。兰花“折茎聊可佩,入室自成芳”;梅花“衔霜当路发,映雪拟寒开”;菊花“质傲清霜色,香含秋露华”;荷花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;茶花“惟有山茶偏耐久,绿丛又放数枝红”;月季“花开花落无间断,春来春去不相关”;水仙“借水开花自一奇,水沉为骨玉为肌”;桂花“共道幽香闻十里,绝知芳誉亘千乡”。人们以花养性,借花寄情,将花赋予美好的象征。牡丹象征富贵,棠棣象征兄弟,兰花象征幽芳,茶花象征淡雅,菊花象征高傲,红豆象征相思,芙蓉象征冷艳,含羞草象征知耻,凌霄花象征自立,桂花象征圣洁。

桂花没有艳丽的色彩,没有妖娆的风姿,那淡淡的清香,似有若

地笑。故乡的小河是山里人生活的助手!

山里人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泥巴裹满裤腿,汗水湿透衣背。人们辛勤劳作一天后,投入小河清凉的怀抱,洗去一天的疲惫,那是何等的惬意与温馨!孩子们尾随着大人一起在河里光着屁股扎猛子、打水仗,惊起一群飞鸟,那是何等的诗意与欢快!村里的女人三三两两,相邀一起背上家人的衣服下河浆洗。她们一边麻利地搓洗,一边聊着各自的家长里短,时而笑声阵阵、时而欢歌一曲,让小河在静谧中透出了几许欢闹。特别是红苕成熟的季节,乡亲们乐呵呵地把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苕背到小河里洗濯泥沙,一边清洗,一边欢笑,收获的喜悦溢满心头。

故乡的小河是山里人生命的源泉!

家在山上,每遇干旱,缺水难题就困扰着乡亲。附近的井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,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井里缓缓浸出的水焦急等待。时间一长,水井枯竭,山里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。好在故乡的小河发源于山中,溪流淙淙,从不

无,却勾魂摄魄,透骨入髓。在“青城阳光”沿着“桂花墙”漫步,用香气袭人、芬香扑鼻、沁人心脾、馥郁芳香、十里飘香等等词来形容桂花似乎都不够味,整个小区都被一种奇香所包裹,所浸泡,所熏蒸,即使夜半卧床,那淡雅的清香都能悄悄溜进窗户,催人陶醉。我自觉中气十足,肺和量之大不逊于年轻小伙,可每到桂花烂漫时,总觉得肺和量远远不够,不得不用一个接一个的深呼吸,把这美妙的香气装进肺里,存之肺腑。

白露过后,山渐寒,水渐瘦,树木脱衣,鱼沉江底,候鸟南下。老夫之所以还舍不得离开“阳光”小区,飞向风和日丽的天涯海角,不为别的,就因为难舍那一面面日日送香的“桂花墙”。年年岁岁人不同,岁岁年年花相似。人生虽至暮年,可有满院桂花陪伴,至少减了一分秋雾秋雨愁煞人的寂寞,添了一分辽阔天涯万里蓝的激情。在满院的桂花陪伴下慢慢变老,此生还有何求?

一个没有花的世界将是多么的枯燥干瘪,一个不爱花的民族将是多么的平庸乏味。但愿国中到处都见桂花墙、桂花院、桂花林、桂花巷、桂花街、桂花村,只要一抔黄土,都迎桂花绽放,都闻桂花送香。

小河之殇

间断。于是,从早到晚村子通往小河的路上,挑水的人络绎不绝。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也兴致勃勃地挑起水桶加入到挑水的队伍中。扁担太长,我们就把挂钩折叠起来;路远水溅,我们就摘几片桐叶漂在水中,回到家将桶里剩下不多的泉水倒入缸中,心里漾起一阵阵的幸福感和成就感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小河水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着我们渐渐长大,渐渐走出了大山。

就在我要结束本文的时候,母亲刚好从老家回来。我迫不及待地追问母亲故乡的小河是否还那么清澈、是否还那么美丽。母亲一言不发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,母亲终于道出了心里的伤痛:原来家乡的煤矿这些年疯狂开采,打断了小河的水源。现在小河已经完全干涸,家乡的人们也因为失去水源纷纷搬到了山外。故乡如今分外萧条,只有几户人还在那里坚守,和只剩下一些乱石的小河生活在一起。

母亲的话,彻底击中了我心里最脆弱的那根神经。我站在窗前,心里一阵阵发痛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……

适应街上的生活,车辆来来往往,喇叭声震得空气欲裂,屠夫一条街,个个手持屠刀,嚓嚓地剔骨剁肉,赶集人熙来攘往,语声喧嘩。大舅跟在父亲身后,眼流胆怯,惶恐难安,不时呜呜地叫着。

过了几日,大黄狗独自跑回了老家。狗不在父亲也是难安的了。父亲回到家,为狗做好了几天的“饭”。父亲再离家时,不见了狗,后来发现它蜷缩在床底下,似乎不肯出去。父亲再回来为它做饭时,大黄狗也不像先前那样热情地迎送了,没了昔日的神情。

今年正月初三,天气晴好,暖阳照射,我们一大家子团聚,父亲回老家把狗接了来。多时不回老家的我们,见了大黄狗,顿时一股温暖漾上心头,我们抚了又抚,拍了又拍。狗也显得异常地高兴,摇着尾巴,咻咻地在我们身上闻来闻去。

饭后,一家人出去散步,大黄狗随行。就在这时,身后响起了一声短而凄厉的叫声。我们猛然回头,见大黄狗被碾压在了摩托车下,车上坐有两个大男人,狗在水泥路面上翻了一个滚儿,然后有些吃力地跑向了路边的山坡。

大黄狗走了,竟然以这种方式与我们道别。老家是我们心灵栖息的所在,大黄狗的离去,无疑让我们少了份鲜活最生动的念想,以前与黄狗一起生活过的情景,也只能永远地存在于记忆中。